

# “龙钟”源流考

张桃

(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华文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**摘要:**一个联绵词可以有多种写法,但都有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形式,而且有一个核心词义,其他的词义是由核心义引申派生而来的。因此,不能单纯地根据字形去分析意义,而应考求语源,找出核心词义,“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,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”。这对于训释联绵词无疑有着重要意义。文章试以“龙钟”为例阐述这一观点。

**关键词:**联绵词;语源;核心词义;引申派生

中图分类号:H13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000-2979(2004)02-0035-01

联绵词,古人又称连绵字,宋代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已经使用这一名称,明清以来又称为谜语或连语。现在一般定义为“双音节的单纯词”,包括双声的,如仿佛、伶俐;叠韵的,如阑干、逍遥;非双声叠韵的,如逶迤、玛瑙。一个联绵词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,但都有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形式,而且有一个核心词义,其他的词义与核心词义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,简言之,它们是由核心义引申派生而来的。因此,考求语源,找出核心词义,对于训释联绵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本文试以“龙钟”这个联绵词为例阐述这一观点。

“龙钟”是一个叠韵联绵词,前人已有定论,兹不赘述。值得考证的,是其语义的流变。符定一在《连绵字典·序》中指出:“经典同音之字,往往形虽异而意义相同。如‘逶迤’八十三形,音同而意相迹,‘崔嵬’十有五体,音近而义无殊。”这个看法确是符合语言实际的,如果我们想从字形上去推敲联绵词的词义,肯定会走进死胡同。对“龙钟”一词的解释,也不能例外,其义寓于音,而未寓意于形。它的形体写法,不下十五种,如陇种、龙钟、踈踵、踈踵、侷僮、笼钟、笼东、泂冻、泂涿、泂冻等,也作钟龙、东笼,盖声之转也,其义则无甚差别。

从传世的典籍看,“龙钟”一词最早见于《荀子·议兵》,写作“陇种”：“鬪居而方止，则若磐石然，触之者角摧，案陇种而退耳。”杨倞注：“其义未详，盖皆摧败披靡之貌也……陇种，即‘龙钟’也。”按：有的版本“陇种”之后误衍出“东笼”二字，恰可证明“陇种”即“龙钟”，“东笼”为其音节倒置形式。明·方以智《通雅·释诂·谜语》也列举大量书证对“陇种”这个词进行考释：“余以为即龙钟字……或言老，或言泪，或言小人行，总皆状其潦倒笨累耳。”东汉·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泂：雨泂泂也。”段注：“泂泂，雨滴貌也。音转读为浪浪，平声。《方言》曰：‘泂涿，谓之沾渍。’郭云：‘泂涿犹濼滞也。濼滞当作涿涿。《埤仓》云：‘涿涿，漉也。’《通俗文》：‘灵滴谓之涿涿。’又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皆云：‘泂冻，沾渍也。’泂冻即泂涿也。”

正如一些学者所言,联绵词是由早期的复辅音声母向后

期的单辅音声母单音词分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,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典籍中常有单用一字的例子。刘师培曾指出:“《诗》‘渐渐之石,维其卒矣’,笺云:‘卒者,崔嵬也,谓山巅之末也。’‘卒’即《尔雅》之‘萃,崔嵬’,即《尔雅》之‘嵯峨’,又即《甘泉赋》之‘摧摧’……盖长言之则曰‘嵯峨、崔嵬、摧摧’,而短言之则曰‘萃’,以‘萃’字为本字也。”以此类推,《说文》之“泂”,即“龙钟”之单用形式。而且,我们可以断言,“龙钟”的最初语义应与“泂”差不离。《说文》释“泂”为雨水滴落貌,这是“龙钟”释为“沾湿”的源头。方以智曰:“兵败披靡而退,如冒雨衣湿之状,俗谓水湿为泂冻。”可谓追溯到“沾湿”的原因。则“龙钟”释为“摧败披靡之貌”,是从冒雨行进沾湿衣裳而引申来的。因为冒雨行进,必行进艰难,疲惫不堪。“龙钟”释为“行进艰难”,是“冒雨行进”的第一层引申;释为“年迈衰老貌”,是类比引申,因为人年迈衰老,显得疲惫不堪,无精打采,这与“冒雨行进”的结果类似;而年迈衰老者,行动自然不灵便,这又是一层引申,且与“行进艰难”义也有直接的联系;人失意潦倒,精神必颓靡不振,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,其神色与年迈衰老者类似。现在我们来《汉语大词典》所列“龙钟”的六个义项:

- ① 身体衰老,行动不灵便者。例:委慈母似脱屣,弃宠弟如遗芥,龙钟稚子,痛苦成行。(北齐·杜弼《檄梁文》)
- ② 衰老貌;年迈。例:龙钟辞北阙,蹭蹬守南荒。(唐·沈佺期《答魑魅代书寄家人》)
- ③ 失意潦倒貌。例:华也潦倒龙钟,百疾丛体,衣不完帛,器无兼蔬。(唐·李华《卧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赠别序》)
- ④ 沾湿貌。例:紫之乱朱,粉墨同兮;空山歔歔,涕龙钟兮。(汉·蔡邕《琴操·信立退怨歌》)
- ⑤ 行进艰难貌。例:传置远山蹊,龙钟烂泥。(唐·苏颋《早发方骞驿》诗)
- ⑥ 指竹。例:霜风色古,露染斑深。每与龙钟之族,幽翳沉沉。(北周·庾信《邛竹杖赋》)

那么,“龙钟”释为“竹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前人不乏望文生训的例子,如朱起凤《辞通》指出: (下转第39页)

方言词语特殊用字, 少说也有两三百个, 而近期出版的《以汉字写粤语》(张群显、包睿舜 (Robert S. Bauer), 2002) 中所收集的粤语用字竟达到 1095 个。这数以千计的粤方言用字, 都是自发发展而又广泛出现在香港的报章、公众通告、商业广告、漫画、文艺作品以及影视媒体等场合的, 堪称家喻户晓。这许许多多的粤方言用字, 有的是借用古已有之的古(本)字, 有的是借用跟该方言词词义相同或相近的通用汉字来书写, 但读音并不相同的训读字, 有的则是完全自造的方言俗字。其中有一些粤方言区人民大众习用的粤方言用字, 也已经进入到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《新华字典》这两部权威的辞书中去了。粤方言用字的情况比较复杂, 在台湾地区同样相当广泛“入文”的闽南方言词语, 是不是也存在方言用字自发发展、五花八门的现象呢? 我们未经调查, 不敢妄下断言。只是单就粤方言这一突出的例子, 我们已经深深感到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, 方言词语用字问题确实值得关注, 值得我们用点力气来认真研究, 妥

善解决。比方说, 在深入调查、广泛收集各地方言词使用情况的基础上, 就有必要参照通用汉字规范的原则, 探讨汉语方言用字的规范问题。这包括确立什么样的方言词用字规范的原则, 对业已广为流行的方言词用字进行剖析和评估等, 以推动方言词语用字向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。方言用字的研究应该是方言研究与方言应用的一个结合点, 像粤方言区这样广泛地使用方言, 方言书面语无孔不入, 我们常常听到方言使用者发出呼吁, 要求学术界、语文界关注方言用字的情况。作为方言研究的专业人士, 我们是没有理由充耳不闻的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詹伯慧. 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述评[J]. 方言, 2000, (4).
- [2] 詹伯慧. 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[J]. 方言, 2002, (4).
- [3] 詹伯慧. 关于方言词的用字问题[A]. 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论文集[C]. 商务印书馆, 2003.
- [4] 张群显, 包睿舜. 以汉字写粤语[J]. 中国语言学报, 2002. (JCL)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18 Berkeley UC.

(责任编辑 李小平)

(上接第 35 页)“《丹铅录》云:‘龙钟, 似竹摇曳不自持也。’说近附会。”明人胡震亨在《唐音癸》卷二十四也评说道:“老杜诗:‘何太龙钟极, 于今出处妨。’薛苍舒注:‘龙钟, 竹名, 谓其年老如竹之枝叶摇曳不自矜持。’”说既可笑。其实“龙钟”指竹名, 属于反义相训, 庾信《邛竹杖赋》所谓“霜风色古”, “露染斑深”, “幽翳沉沉”, 正可说明与“老态龙钟”相反的形象, 大而苍劲。《汉语大词典》中义项 ¼ / 沾湿貌”, 一般指眼泪, 《辞通》释为泪流貌, 台湾三民书局《大辞典》释为垂泪濡湿的样子, 似更妥。《辞通》还指出“强健亦称龙钟”, 也属反训。如唐·韩愈《醉留东野》:“东野不得官, 白首夸龙钟。”

从上面的图示可以看出, “龙钟”一词的词义核心是“年迈衰老貌”。我们知道, 词的最初意义不一定成为核心义, 因为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, 一个词的几个意义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, 它们要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。哪一个词义最活跃, 最有生命力, 它就最有可能成为核心词义。从直观的形式看, 作为核心词义, 必然有较强的派生能力, 词义的引申呈现向四周辐射的态势, 还有可能出现多层级的引申。

方以智认为“龙钟”的词义“总皆状其潦倒笨累”, 虽不十分准确, 但他试图运用“核心”的概念来分析纷繁复杂的词义现象。在《通雅》中, 方以智抓住了联绵字的本质特点, 突破字形, 因声求义, 不仅从语音角度入手, 指出一个联绵词可能有不同写法, 不能根据字形去分析意义, 而且还注意到一些联绵词在语音、词义上有密切的联系。他不满足于静态地罗列一个个联绵词的不同写法, 而是开始用一个核心义把不同形体不同声音、但却具有同源关系的联绵词系联起来, 从而“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, 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”。方以智尚未有明确的“核心词义”的概念, 但他在训解实践中经常体现着这样的思想, 他的尝试其实奠定了后世联绵字研究的格局。

(责任编辑 巫建英)

